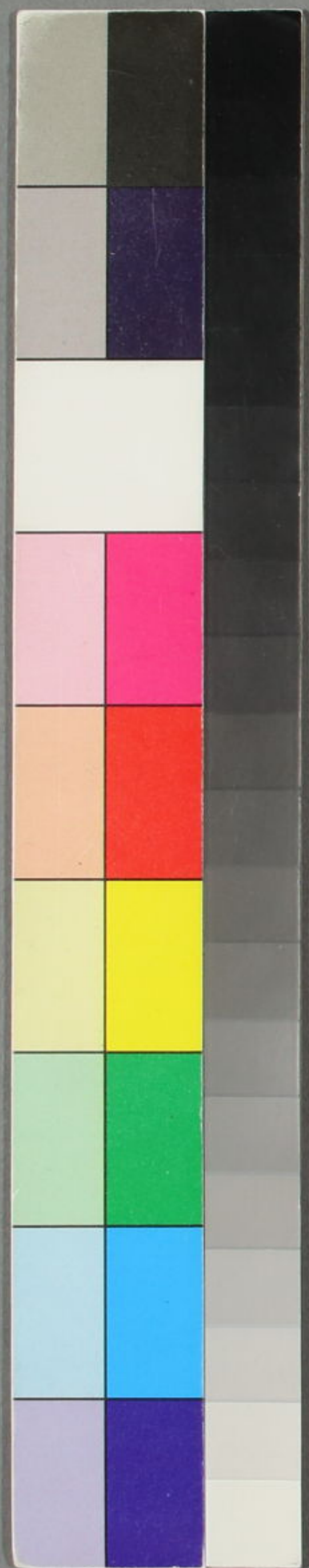


藤樹先生遺稿

和
1022



明和
1022
卷

西湖園先生序
橘南谿先生跋
并閱

藤樹先生遺稿

平安書肆
青雲館



刻藤樹遺稿序



書之予之非難行之惟艱蓋夫學者
躬不自以而口徒言之誰其難之矣
惟不輕言而躬篤行之則古今之
其人矣藤樹先生湖西人也性聰而
學少而休于大洲偶思親輒歸序
後而歸卿焉自是潛心於孝經一經

藤樹遺稿序

專脩爰叙之道至溫清定省甘旨色
養莫不盡其心矣於是乎鄉黨感其
行四方化其德而醜之者竊爰操法
盜者嘗以之為失巧詐亦如拙誠作
雖以服人則若先生誠可謂口不輕
言之而躬篤行之俗自改人自化者也
余爰某某應人需授之書述緒而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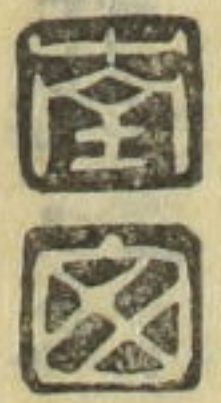
曰此書疑數傳寫之有其誤詎及盡
者且恐不合時好焉余曰何傷也技
書如塵埃風葉固難以盡矣然疑以
於傳信以信傳是之謂實錄也且諸
君以當世風皆為華文信靡之流
耶安去之間無有朴實淳厚古文古
以之君子喜為悵秘去哉抑為其不

傳本足乎遂投之梓因以此為之序
云實以辛亥之孟夏

近江 西希顏謹撰



平安 歸一堂主人書



藤樹遺稿目錄

○詩類

- 寄友
- 見月有感
- 偶成
- 丙子雞旦
- 會藤田子
- 送池田氏
- 示中川子
- 癸酉元旦
- 贊文宣王
- 寄友
- 送信古
- 贊神農
- 偶成
- 五福六慈吟

○論學

○丁丑雞旦

○讀孝經

○示吉田子

○示中村子

○題竹生鳴

○示森村子

○題菅廟

○庚辰雞旦

○拜太神宮

○送谷川氏

○壬午試翰

○示熊澤子

○示中川子

○示橫山子

○和鳴川子詩

○讚文宣王

○示同志

○示同志

○丙戌歲旦

○丙戌夏偶成

○丁亥試翰

○送加世氏

○悼玉井子

○戊子夏正

○見月偶成

○文類

○讀安昌殺玄同論

○林氏剃髮受僧位辨

○答小川子書

○送森村子序

○贈赤羽子說

○送森村子婦卿序

○贈清水子說

○贈中西子說

○贈國領子說

○送熊澤子序

畢

藤樹先生遺稿卷之一

岡田維鷹時揚

近江中江原著 岡田師聖伯良校

伊島廷原深卿

詩類

○壬申之冬寄友

產業隨時必勿擯伊耕莘野呂漁翁君看不有
殷周遇依舊釣磯畝中

○癸酉之元旦參神事畢而獨坐有鄉思屈

曾公甫
字詵

分當作
冷

猶羈旅既十八年于此矣偶然憶得舉魚
 之事而讀其傳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
 養而親不待而三復之而悔悟昨非焉於
 是賦曾節之一絕以聊言志非枉費精神
 於無用所謂不得其平則鳴者也故不泥
 詩法而只用二十八字而已

羈旅逢春遠耐哀縉蠻黃鳥止斯梅樹欲靜分
 風不止來者可追歸去來

○甲戌之冬舟中見月有感

念慮一毫差酬應千里訛人心宜主靜明月不
 沈波

○乙亥之春二月十六日謹贊 文宣王之
 尊像

明同日月德合乾坤人中太極宇內至尊觀感
 所得作耳聞論莫道圖畫不繪神言

○於洛偶成

吾孤鼓瑟世皆笑面友盡言可絕絃今亦有期
 人不知烏紗巾上是青天

○乙亥之秋洛友來請益之次筆白鹿洞規
 以示諭楮國有餘地故作一絕以書其端
 寄友

乃獸乃禽注小體注求明德注復其全注請看此理
 甚分曉注魚天注分魚躍淵注

○丙子之歲雞且偶逢立春之節因有感賦

小詩以庶幾工夫之一助
 格致誠脩貴日新易難先后不注彬注料知聖學
 成功地氣朔今朝共是春

○丙子之春送信古

不遠海陸百里之阻而來訪我草廬金蘭
 之交骨肉之親謝忱无詞別後三年事燈
 前一夜話或辨致知之疑或誦克己之功
 或論一心之妙或明萬物之理而惟日不
 足滯留數日猶造次之頃臨別不得已而
 賦小詩以言志云
 晦盲否塞聖人謨間識窮經皆俗儒世道重任
 君勿讓惟時吾輩中流砥

○會藤田子於洛而又邂逅初逢嶋川子皆
誠心友也於是弄丸譚易惟日不足臨別不
得已而賦一絕呂庶幾相責之一助

心友相逢堪弄丸波瀾雖起點無瀾父慈子孝
畫前易須向彙編絕處看

○丙子之冬十一月念五日謹贊神農尊

像

開物成務繼天立極嘗草作醫藝穀足食兩事
不設兆民豈息大直曰生魏唯則

直恐惠
訛真古
德字

○池田氏有故以義赴於江戶因訪陋巷濡
滯一二日講論大學之心灑而有輔仁之
益矣愚雖不有用自遠方來之德尤足喜
得莫逆之樂也臨別賦一絕以相勵切磋
之功云爾

滿襟義、究精微、遠促旅裝行不遠、離別河邊
相勵道勿忘、應接操舟機

○偶成

世味本惟淡、甘辛由疾成正心、無氣累玉食是

藜羹

○中川子遠訪陋巷而講論大學之心法其情深其志篤臨別賦一絕以庶幾體認自備之一助

良天尊性莫懷居世事紛々以已憂誠意干夫純不已孔顏至樂自茲求

○五福六極吟

惠迪吉兮後逆凶嚮威期福極毋評試舟盪陸車浮海枉費衆功虛器成

○論學見心學文集

○丁丑雞旦題草稿

義畫昭々無極真彖爻十翼趣時陳發明有得真言贅野草官梅同是春

○戊寅之雞旦讀孝經偶成

心地收春當踐形於人細柳眼先青元為老和氣為子充塞兩間惟孝經

○戊寅之秋吉田子遠訪予陋巷可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其情深切矣愚雖未習

而說者似得朋自遠方來之樂為講論語
及終鄉黨篇而歸因臨別賦一絕以為切
偲之一事

一貫心法勿他求鄉黨全篇聖所裁動靜云為
宜止善山梁雌雉爾時哉

○中村子志於道而來求大學之講於予既
終篇而其志彌篤其慎終欲如始故臨別
賦一絕曰為誘掖之一助

八日工夫請勉諸浩然真氣復其初死生貧富

我何與一片浮雲過太虛

○題竹生嶋

艮上一陽泛坎出卦神本是大明神浮屠誤做
辯財彌天運循環必復真

○森村子志於道而好學不得已而干貧仕
東奔西走猶未有所得而雖無間暇以其
志篤故來訪予草廬為講關經持敬圖說
臨別賦拙詩一章以為成美之一事

世間富貴片雲輕天爵常尊知是榮西走東奔

還可喜帝心庸玉女於成

○題菅廟

七字靈光光日東照臨赫々在儒宗斯文興起
北冀神助千里飛梅一直松

○庚辰之鷄且將試觚而心似有所得目賦
野詩一章以為將來躬行之戒

致知格物學雖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復陽
令至恭今朝心地似回春

○辛巳之歲夏之仲參拜

太神宮以綴

野詩抒卑志誠恐誠惶謹述卑懷以準
祝詞

光華孝德續無窮正與犧皇業亦同默禱聖人
神道教照臨六合太神宮

○仲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今谷川氏之境逢於斯焉故
○離同志之群而干貧仕於豫州而其心患
無學文之餘力而入德之難是以愚不得
已而賦側躰一絕使書諸紳以餞其行

素位勿患，離同學，他山石可以攻玉，入神心脉，豈在文莫破，至誠無息曲。

○愚竊有志于心學，於江西藤樹下之草廬，與同志相切磋，琢磨者有年於此，論講已迨先進，首章偶逢玄默，敦牂之春，故聊賦大禮大樂之萬一，以吾人明辨之一助。

徒從外勿認文章，梅白桃紅，春色常非綠，非青禮葉盛，不濃不淡，樂花香。

○詩云：悠々昊天，曰父母，且由是觀之，火食而擊之者，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其中或有以性命相友愛者，或有以面貌相友愛者，或有顛連而無告者，今吾於熊澤子，似以性命相友愛者，是以愚雖無不孤之德，往年辛巳之秋，謬與有鄰之訪，而推其所以相識之由，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機，焉人乎天也，故講習討論，心心相通，融而甚喜，得輔仁之益，莫逆之奇，趣今遠中庸。

之講終篇而歸省因賦中庸要旨以竊比於送言之事

困鑑惟幸

動而無動靜無靜无倚圓神未發中慎獨玄機必於身上天之載自融通

○中川子志學翼年呂父兄之命遠來草廬入心學之門其志篤其學強孜孜以終日焚膏油以繼晷既四年於茲矣壬午之春未孝經中庸之講終焉於是夏之孟歸省

父母于豫州臨別賦全孝心法以望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愛敬

躬行惟幸

孝德以中為厥體無偏無倚至誠神一毫意必三千罪努力戒懼不顯真

○橫山子志於學有年于茲焉壬午之夏初因疾浴攝州之溫泉為不佞之環堵僻壤而往來之便雖不宜而以有如蘭之素故來問愚夫之安否於是互盡氣聲求應之

情而濡滯三旬以講明孝經之心法因撮其要綴一絕以聊抒臨別切悃之萬心體察多幸

愛敬順時百事公驕爭除後萬殊通立身行道配天敬正與神明同此中

○和鳴川子詩

靈明一點地雷陽无迎无將直坐安此箇玄機君信否通神孝德出人方

○龔贊文宣王尊像

杰俗偈
与條通
用

太虛廖廓夫子至仁兩儀化毓六經綸普夫之下率土之濱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舊年之冬與同志講明二南至臘之下浣終篇是以賦厥體察之一得以為試毫之事

穆文王不顯春梅花鶯語二南民何為後學不興起杰傑惟人予亦人

○古來難聞者道天下難遇者同志而同志數輩相遇講心學於江西之僻壤誠可謂

太幸也然唯慚未克有道義於身而已矣
 ○今乙酉之歲朔至而春未立恰似吾人有
 不與志而極未立肆綴鄙詩一絕以勵講習之
 務

習若密雲名利埃何時白日青天開吾人學問
 似今日且朔已雖來春未回

○丙戌之歲且同志賴天之靈幸講習一貫之道術
 二三同志賴天之靈幸講習一貫之道術
 大異而未能得仁唯辯天下第一等事在於茲

嘉恐智
 誤下二
 字同

而僅楚脫世情之拘攣而竊比於說之皮
 ○層以庶幾將來之真樂而已惟時丙戌之
 新正同志相聚嘉三元於是賦即景即事
 以為試翰之事

霞簇四山和氣新梅花柳色僉成真令朝堂上
 三行酒同志唯嘉春外春

○丙戌之夏偶成見心學文集
 ○丁亥正月之吉試翰之次偶成
 天上無心生泰陽人間有意嘉新正人間天上

本無異日用良知惟至誠

○送加世伊右衛門尉歸鄉

萬苦百殃克已蠲五常十義致知全請君歸去
事斯語安樂世間莫大焉

○悼瞽者王井子早世

講論日日相師道不滅眼光由此明不幸今已
雖可戚孰與浪死與虛生

○戊子夏正之吉綴鄙詩一章以為試翰之

文字云

教官讀法屬民晨同志彌希勸戒真怪且羞吾
心不古千山萬木唐虞春

○戊子夏與諸生見月偶成

清風滿座忘炎蒸明月當天絕世塵同志偶然
乘興處不知不識唐虞民

藤樹先生遺稿卷之一畢

藤樹先生遺稿卷之二

近江

岡田維鷹時揚

伊島廷資溪卿

校

文類

○讀安昌殺玄同論

洛有舊友已巳之冬寄書於潮信書尾筆林左門所作安昌殺玄同論因讀之其論安昌之罪則可也論玄同則不可也其謂玄同稱醇儒也

是則左門之不智之甚者也。蓋格物致知而誠
意正心以脩其身。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
本體之全矣。是以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
身。此之謂儒者焉。本朝稱儒者者。徒知讀聖人
之書而已矣。可與共學者未之有也。而觀其躬
行之實。所以惑世誣民。克塞仁義。有甚於異端
者。而玄同其徒之尤者也。如之何。而謂醇儒乎
哉。吾恐學者之認左門之言。以如玄同者。為醇
儒。而習不察。故忘其固陋。以作論曰。

玄同見殺者何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
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將見殺。曰。其為人也不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由是觀之。則玄同之
為人也。雖讀聖人之書。口甘訓詁之學。而不知
德。是以不能變化氣質。恃才妄作。所以殺其軀
也。蓋玄同之待安昌。如犬彘。故安昌為怒氣所
動。而犯逆理亂常之罪。為以常情見之。則師不
師。安昌之所犯。可謂宜也。然先王之制。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而師居其一。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由是推之。則師雖不師。弟子不可以不弟子。苟安昌之罪不容誅矣。是豈遠於禽獸乎哉。玄同安昌共是人面獸心之俗也。何足論乎哉。或曰。若安昌以理御氣。則必不犯弒逆之罪。然則玄同得免。而子論所以殺其軀者何也。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

也人之問
一有目字

愈也。吾但述其理之當然而已。苟安昌使人心聽道心之命。則玄同得免。然如玄同者。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假饒得免。安昌之弒逆。必取其他之死禍矣。曰。於玄同取死之道。既得聞命。敢問左門謂玄同稱醇儒也。然子以謂之。人面獸心者何也。曰。其謂鄙夫為人面獸心者。以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失本心之德。是以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不殊於禽獸也。夫玄同之為人也。

待事於博物洽聞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故說飾口既圖大學之明法效佛剃髮以侮孝經之聖謨以陷溺形氣之私而戕賊性命之正是則非人百獸心之俗而何也而謂之醇儒者妄人之私言也

○林氏剃髮受僧位

辨辛未春作時

林道春記性穎敏而博物洽聞也而說儒者之道徒飾其口效佛氏之法妄剃其髮曠安宅而

弗居舍正路而不由朱子所謂能言鸚鵡也而自稱真儒也吾邦聖人不作而異端之教且新月盛耶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是以知德者鮮矣故推之以為吾邦之儒宗而信其言效其行者多彼居之不疑施其驕其門人出而仕於江戶以其形類沙門也已已之除夕賜之以沙門之位林氏兄弟者受之以為榮幸也而慮世之毀笑也作文以飾其非而成其惡聽者懵然不察同然從之故

舉世以為儒者之道唯如彼而已而不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學噫後之人雖欲聞實學其孰從而聽之正踞之莽蕪聖門之蔽塞也其害有甚於異端者故予不得已而舉其言以為辨如左道春之辭曰吾兄弟祝髮者從國俗與太伯之斷髮孔子之鄉服何以異哉受法印之位者以經典本聖人之書名也浮屠假為備多羅名之例而名義所取與彼不同也蓋圓剃除顛髮而以餘髮為髻者本邦之國俗也盡剃除其髮而

無髮者佛者之頭容也非國俗焉邦俗恭沙門故衆枝之流有假其形而求人恭已者太伯之斷髮孔子之鄉服其國俗而從之豈別有異端之法而從之之謂乎哉夫林氏之剃髮非佛者則假形之徒也非從國俗也不言而可知矣而自附於斷髮之權鄉服之義自欺而欺人其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不可勝言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蓋太伯之斷髮權也處父子兄弟之變而用此得中所以為至德也孔子之

鄉服襲水土之事。而所以安土敦乎仁也。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沒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遠衆吾沒。下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於國俗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非有必於沒俗。其國俗尚如此。而况佛氏不仁之形乎。邦俗治喪。用浮屠道。嘗葬其子。不用浮屠。則非不知流俗之不可沒。佛氏之可攘斥。只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義足葬其子。而功不至。其身者。獨何與。私欲害之也。浮屠假經典為脩多羅名者。

巫覡多禹。醫多盧之類也。已之道狂妄而不足以動人。借此自銜。求人之信沒也。以此為例。則假沙門之位。以將有禪於斯道乎。未聞古昔之聖賢假異端之位。以為世教之助。嗚呼。其亦誤矣。如曰。名義相通者。異其解。而可假用。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生民皆是天之子也。稱庶人曰天子。可乎。不思之甚也。其曰。益反其本。由其言推之。經典反其本。則聖人之書名也。非浮屠之所可假用。剃髮

與法印反其本則佛者之形位也。非儒者之所
可假用也。明矣。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
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今肖佛者之形，居佛者之位，
服佛者之服，謂之佛者而已矣。

○答小川子書

孟子梁惠王下篇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章之疑問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
本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此章之主意在論

一本之下
間有不君
而實害將
至也蓋人
君十一字
為是

君臣上下各不勤其任，墮其職，則憂辱必及其
身也。而孟子立言之本旨，則欲戒宣王之不止
於仁，而為天下僂，猶不止於信，而所棄於其友
不能治士，而所已於其君也。然暴君暗主，常以
己身之虐政，卻以為安身治國之計，而不能察
是故先設易曉之二事，而啓其心，推類而匡救
之。其陳善閉邪之意切矣。夫以己之一句為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之羨也。其齟甚矣。所謂
不得其職者，其君無道而不能用我職分之當

為之謂也。非其才德不足而不能守其職之謂也。不能守其職之小人而豈得行不得其職則去之義也。不曰去之而曰已之則君之所已而臣之非所致其職於君而去也明矣。此章三節一意自遠而輕者而歸著近而重者猶詩之章次宜熟玩。或又取集註憚於自責一句而遂傳會以為此章之主意其亦誤矣。憚於自責一句貶議王顧左右而言它之過失也。非論此章之主意為集註圈外趙氏之說即此章之主意也。

者箇最宜明辨之也。

○送森村子序

森村子遊原之門用力於心學有年于茲為今適方論語終篇送父之令歸省肆述卷尾一章之意以竊比於送言之事蓋天命之謂性之實體有玄妙不測之神靈而无聲无臭有中和无偏之至德而无意无習生民之大本本學問之靈樞也。然自古知言性者多迷其真不知言性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告荀揚韓於情欲已發之

后見性故。或以為生。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惡混。或以為有三品。其失何啻千里乎。老氏以出胎時見性。佛氏以父母未生時見性。可謂甚近理。而未能見玄妙不測之神靈。一貫切近之孝德。還以為頑捺的比之。荀揚雖稍高。而失其真。惟同聖賢有憂之。肆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以父母未生時示其本真也。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此以出胎時示履實體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以神發知之時。示其靈照之真。又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以情欲紛擾之時。示其本體也。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此以三才一貫示其實體也。頌茲安身立命。則未能身立。至一處。而君子之徒也。悖茲立心。則或入異端。或入禽域。是故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以此終篇。厥旨至矣。盡矣。夫子之愛親命也。是故愛敬其親。而不失中和之

真此之謂知命。令吾子歸事父母，克格物致知，以允執嚴，父配夫之中，而免三千第一之罪，无愧今日之誨友，惟幸戒哉懋哉。

○贈赤羽子說

赤羽子志於道，遊原之門，有年于茲。癸未之春，誦明中庸，未半而患不仁之疾，以慎疾求醫，攝州於是告吾所聞，蓋百病生於氣，之失其所，皆因願其外，是以不願其外，則厥志壹則氣不餒而足以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其為氣也至

壹則問疑
脫志壹二
字

大至剛而塞乎天地之間，夫賤故雖形氣有不仁之症，而方寸之仁豈不存。仁常存則形氣之不仁不足以為憂，而疾可以止矣。熟察子之病因，在由人而失己。比來所誨，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心法乃對症之聖藥也。愚以短於醫，故唯以此錢，厥行而已。夙夜服食，以治心病，而立治療之大本，惟予所望也。因筆之以庶幾厥不怠，欽哉。

○送森村子歸鄉序

親之愛其子仁也。而俗尚名利之意。間雜於其中。則其仁所蔽而愚也。是以人有拒其子之為學者。而其為子者。誤謂父拒我學。而不知所以勸我學也。蓋父之拒子之為學者。不知位祿功名。本由學而得。卻患學問有害其子之位祿功名而已。如識得其實理。則必不可不患其子之不好學也。然則所拒其學。非所以勸其學乎。為子者。識得此機。而篤志好學。自反慎其獨。則必觸發父之靈明。而其愚亦可冰釋融通矣。森村

子之境遇。有少似于茲者。故特舉以為臨別之話。於是森村子問用力之實地。曰。吾子之不從父令而來。豈無父之心乎哉。善知來學之義。雖違父令。而實為嚴父配天之大順也。此知也不學不慮。所謂良知也。能體察此知。而默修默証。全無圭角。此乃入聖脉路。格致之工程也。於是得把柄。則雖違父母之情識。而順乎親也。如一念墮落。則雖從父母之情識。而為悖逆之子也。吾子請勉旃。

為善如耕耘。雖不得當下之穀。必得秋實。作
惡如飲鴆酒。雖得即席之燕樂。必死期來。

○贈清水子說

鈞是順親養親。或為大孝。或為小孝。何哉。人之
一身有大體有小體。以大體順親養親為大孝。
以小體順親養親。蓋身體髮膚。此小體也。仁義
禮知。此大體也。身體德性。皆受之父母。而非已
所私有。本皆父母也。故以情愛謹身。則順親而
以情愛。所謂順情識之父母者也。尊德性修身

一本親字
下有為小
孝三字為
是

則順親。而以德性。所謂順靈明之父母者也。是
以孝經以嚴父配天。為大孝。中庸以明善誠身
為順親之道。曰配天曰明善誠身。只是在明
德而已矣。明德之愛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无以聖凡餘欠。不以窮達加損。但為氣
習情欲所蔽。則不啻不通天下之故。於其親而
不能通。然幸其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可知其
止而艾除舊習之葛藤。消化情欲之耶火。以復
本體之明。此之謂大孝。為此乃天下第一等事。

學問第一義也

○贈中西子說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者。心之本體也。天理流行。和暢明快之謂說。蓋人之患。莫甚於憂苦。然不知學而以忘其憂苦也。故揭此說字。以興起天下萬世進學之機也。而弟子用此。以冠二十篇之端。其意可知矣。問雖初學困勉之資。而有此說乎。否。答聖賢所開示。有本體有工夫。說者是本體自然之德。學問之種子。無以

聖凡加損。故雖困勉之資。不無此說。所謂困勉。只言外堂入室之難而已。非謂得此說之難也。蓋人之千辛萬苦。皆出於凡情。一者。氣習情欲三者相釀而成者也。既學則知凡情之害。而欲復本心之說。是以初學之士。雖未有所得。而凡情之拘攣。慎懷大率。蠲其甚者。而無焦火凝冰之變。略似得說之皮殼也。而時習則漸擲柄入手。而日躋聖地。而其說與孔顏樂衛由是觀之。自初學以至成德。皆有此說。故只曰學而

時習之。而無初學成德之分。辨其立言之意。可觀矣。

○贈國領子說

竊按反願乎外求於人之心。先將全體精神。照察自己腔子裡。而無毫髮之滲漏。之謂自反。蓋願外求。人之心。專管外照。而裏面冥然。乃離火之象也。自反之心。專管內照。而外面闇然。乃坎水之象也。所謂洗心者。以自反之神水。消放心。焦火之義乎。是以善用自反。則世間種種苦楚。

其元問
疑脫尊
字

怨尤煩熱。倏消而胸次清涼。似蓮華之濯清漣。鳥既自反矣。而苦痛煩熱。蠲矣。犹疾病始愈。而氣饒而神不夾。故慎獨而立大本。犹病愈而后補養元氣焉。盖獨者。良知之殊補。千聖之學脉也。獨字之義。有多端焉。萬物一原。故謂之獨。其无對。故謂之獨。大虛寥廓。更無別物。而三才一貫。故謂之獨。在我。則自己一人之所知。而人所未知。故謂之獨。貌言視聽思接物應事。於此而無別路。无別事故。謂之獨。卓然獨立。而无所

倚故謂之獨。由己而不由人。故謂之獨。自然。而無所學。習。故謂之獨。純粹。而無所雜。故謂之獨。真實。而不二。不三。故謂之獨。以萬物為一體。故謂之獨。愛敬。不間。物我。而無二心。故謂之獨。動靜語默。喜怒哀樂。一樣景象。而無以異。故謂之獨。聖凡一體。生死不息。故謂之獨。貧富貴賤禍福利害。毀譽得喪。處之。一。故謂之獨也。慎者。恭敬奉持之意也。慎獨者。尊德性。以為身心之主宰之謂也。蓋自及也。慎獨也。相無用。二。皆所以

明德而非有兩般之功。以自收放心。而謂之自及。以立大本。謂之慎獨。必毋以條分而入支離也。是故自及而克己。以獨字之義。為答歸而可求仁矣。克己則可以入德矣。得此意。則以自及慎獨為事。而不可須臾忘也。所謂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也。是以未見獨。則將慎以見獨。為事。已見獨。則以慎獨為事。夫然故貌言視聽思必於。是。接物應事必於。是。貧富貴賤必於。是。禍福利害必於。是。死生壽夭必於。

是毀譽得喪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無往而非學。烏無入而不自得。烏

○送熊澤子序

不佞雖非溫故知新者。二三同志誤推以為句讀之師。不得已而竊依。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之法言。而常思或有誤。後學若蹈虎尾。涉于春水。熊澤子亦有此招。今將趣豫州。臨別告曰。夫師範之立。本於隱微而生。道於議論。或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而

不為己甚。或語上。或不語上。或舉一隅。以待其及。或憤悱。而后啓發之。或進之。或退之。或如時雨化之。或成德。或達財。或答問。烏敷之。如灌溉。萌芽拱把。合抱。各隨其分。答之。如鐘聲音之大小。必隨其扣。育之。如水潤物。遲速由物。而不主於浹洽。不已。約之。在本于無言之宗。而不失人而不失言。格物致知。教學相長。以與致中和。天地位。烏萬物育。烏而已矣。原有志未能得其萬一。夙夜念茲。在茲。子亦勉旃。欽哉。

湖園先生 閱

寬政七年乙卯春正月之吉

京都新町通二條上町

西村平八 跋

藤樹先生遺稿卷之二畢

跋

召伯之棠民賴之孔子之書也
之棠以之為也先生之集雖簡於其
云無不本名教者則起人之益何嘗
業之與也余欽先生之學久矣今
世集之上刻不務彰其謹跋如云

福壽暉 圖 圖

